

年味黏甜

■叶森岚

在南方,春节的美食大多是又黏又甜,以糰类尤为突出,比如红龟糰、甜糰(年糕)、发糰(发糕)、椪糰等,多以糯米、粘米、白糖、红糖为主要食材,经过泡、晾、磨、揉、蒸等琐碎的工序,仿佛把生活的粗粝一点一点摀到时光里去,余下甜蜜幸福的年味黏在岁尾。

年前做糰是农村的一道风景。从腊月开始,婶婆们聚在一起唠嗑的话题就绕不开三句话:“过年做糰吗?做什么糰?做几笼糰?”闽南的糰品作为拜神祭礼,种类繁多,寓意也不尽相同,红龟糰寓意吉祥红火,甜糰象征甜蜜幸福,发糰代表发达兴旺……独特的糰文化根植在闽南人心里,“时节做时糰”成为生活里的重头戏,因此前期的准备漫长而繁琐:置买糰馅、洗晒糰笼、剪裁糰叶……而碾糰浆,无疑是做糰工序中最热闹的一环。当村头唯一一家碾米作坊的机器轰鸣响起,再伴随一声:“来去碾糰浆喽!”就像一串鞭炮炸响了年的喜庆,整个村庄顷刻间被搅活了,村头巷尾的人群突然就像开了闸的渠水般络绎不绝地涌了出来。生涩的新媳妇、抖擞的老太太、欢喜的孩子们都挎上红塑

料桶,盛上五斤十斤泡好的糯米或粘米,桶上遮着宽大的炊巾布,往碾米坊奔去。

碾米坊的主人阿辉是个有情怀的人。村里只有他家一台机器可以碾湿浆用来做糰。平日里机器用来碾米,一担稻谷也才收一块钱,年节时他却不肯收钱了。听说有一年刮台风下暴雨,阿辉的碾米坊整个都泡水了,村里人连夜出动,蹚过半腰深的积水,帮他吧机器和货品都转移到了村委

会三楼。阿辉颤抖着双腿向大伙跪谢,不知道人群中谁开玩笑喊了一嗓子:“咱都是过命的乡亲,以后过年碾糰浆的任务你包走,这情义就长久了!”阿辉便当了真,从此不再向乡亲们收取碾糰浆的费用了。乡亲们不好意思总是“蹭”便宜,也就随意地准备些零钱,临走时搁放在边上的空桶里。直到现在,村里所有的商贩、店铺都用微信支付了,阿辉家的碾米坊仍然还有整桶的零钱。



(视觉中国)

老家的年味

■林新发

在老家,春节的帷幕于腊月廿四小年这日正式拉开,年味便在村子里渐次蔓延,愈发浓郁。

“年兜年兜,糕饼祭灶”。腊月廿四这天,村中家家户户皆会举行祭灶之仪,传说灶王爷司掌各家灶火,被视作一家的庇佑之神而备受尊崇。当黄昏渐至,夜色降临,乡亲们通过祭灶,为灶王爷上天饯行。这一祭灶的年俗,承载着老百姓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祈愿。自此日起,众人便开始忙碌筹备年事,浓郁的年味在山村的每一处角落弥漫。

闽南素有俗语云:“清厝则会富。”送罢灶神,紧接而来的便是一年一度的笊尘,家中男女老幼全员出动,一同清扫屋宇,洗刷地板,刷洗床桌椅柜……笊尘蕴含“除陈布新”之意,意在将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摒除门外,家中满是洁净清爽迎新春的愉悦氛围。在其后的数天里,家家购置年货、蒸糕炊糰,忙得不亦乐乎。

大年三十,天色尚未破晓,父母便早早起身。父亲取出预先购置的春联,端来亲自调制的米浆,于屋内屋外忙碌地张贴春联。须臾之间,一副副精美的红春联各得其所,更令喜庆的节日氛围增色不少。母亲则在厨房中埋头烹制年夜饭的佳肴,阵阵香气扑鼻而来,令人垂涎欲滴。

享用年夜饭前,需先行祭祀祖先。一道道精心筹备的果蔬菜肴被母亲端来摆在大厅祖先神位前的八仙桌上敬奉,继而烧香点烛,焚烧金纸,以此祭拜先人。

“二九暝,全家坐圆圆。年兜好日子,围炉过新年”。伴着清脆的鞭炮声,五彩斑斓的烟花直冲云霄,年夜饭正式开启。我们一家人围坐一处,品尝美食,畅聊一年的喜事与成就,以及来年的规划与展望,席间欢声笑语,温馨幸福满溢。在吃团圆饭的过程中,父母会趁着这欢乐祥和的氛围,给晚辈分发压岁钱,此乃对晚辈深沉爱意的体现。

吃完年夜饭,便迎来“守岁”环节。“守岁”乃是乡村人辞旧迎新的关键一环,一家老小围坐在电视机前,嗑着瓜子,品尝水果,观赏春节联欢晚会,热热闹闹直至深夜。待到零点钟声敲响,刹那间,万千鞭炮、烟花齐声轰鸣,乡村的夜色璀璨至极。

正月里,家乡始终沉浸于浓郁的年味之中,乡亲们忙着走亲访友、攻城炮、巡花灯,热闹非凡。一直持续至元宵,春节方算落幕,人们又开启了忙碌的生活。

老家的年便是如此,年味中蕴含着无尽的故事,诉说着绵绵的风情。年味里继续着人们对吉祥如意的憧憬,对和谐团圆的期盼,对至善至美的不懈追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年,始终是最令人眷恋的滋味。

篝火映亮的故乡年味

■余雪云

当一盏盏红灯笼如璀璨星辰般高悬于城市的街头巷尾,年味愈发浓郁。可置身其中,我却总隐隐觉得,少了记忆里那份热闹与欢腾。

记忆深处,故乡的年味,始终与一团熊熊燃烧的篝火紧密相连。那跳跃的火苗,照亮了除夕和初五的夜空,也点燃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与祈愿。

在故乡的年俗里,生产队举办的篝火“晚会”最为隆重。年关将至,整个村子都弥漫着忙碌与兴奋的气息。砍伐松柏搭建篝火架子,捡拾枯枝、树根储备充足燃料,这和做红团一样,成了必不可少的仪式。

记得我六七岁那年,大人给我置办了一身崭新“行头”:一件红底白色碎花小棉袄,一条红色条绒裤,搭配同样面料手工制作的鞋子,还有一双彩色条形高筒棉袜。

“三十暝”那日,金色暖阳还在厅堂上跳跃,我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急切换上新衣服、新鞋袜。瞬间,身上仿佛裹着一团温暖的云霞,松松软软的。我还用红绳子给自己扎了两条麻花辫,把家里做红团和糕糰用剩的“红”点在脑门上,便开始挨家挨户找小伙伴一同到大埕上等候。瞧,打扮一新的小伙伴们,个个脸蛋红扑扑的,恰似那一个个圆润可爱、会移动的红团;

又仿若一面面喜庆的锣,所到之处,喜庆的氛围如同涟漪,悠悠地向村庄的四周散开。

暮色初临,篝火仪式在人们的期盼中拉开帷幕。燃起的篝火,凝聚着全村人对新年的深深期许。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纷纷围拢到篝火旁。大人们有的忙着给篝火添柴,有的点燃鞭炮。柴火的噼啪声、贺年声、欢笑声在夜空中回荡,村庄沉浸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当火焰映红村庄上空时,大人们便会从自家柴火堆里挑选一根粗壮木柴,小心翼翼地放进火堆引燃。待木柴烧得旺盛无比,火光闪耀,他们迅速用火钳夹住,而后小跑着朝家中奔去,一路上,鞭炮声在身后接连响起,他们口中还念念有词:“请土地公和灶神爷保佑来年六畜兴旺,猪仔养得壮壮的。”

篝火渐渐熄灭,点点火星飘向夜空,仿佛带着人们的欢声笑语远去。不多时,生产队部便奏起了十音八乐,激昂欢快的大鼓吹,好似新春的第一缕东风,瞬间拂过每个人的心间。男人们筹备子时的拜年活动,为“做十”的社员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女人们则开始筹备辞年仪式。辞年,实际上是祭谢天地,辞别旧岁。零点时分,燃响鞭炮,迎接新年。

初五,故乡“做大岁”的传统庆典,宛如年之盛会中又一段激昂的华彩乐章,将年的盛大氛围彻底点燃。夜幕如墨,缓缓铺展,温柔地笼罩着这片熟悉而亲切的土地。故乡的人们怀揣着对新年的热忱与眷恋,再次燃起那象征希望与温暖的篝火。众人围聚在篝火旁,孩子们穿着脏了的新衣裳,嬉笑打闹着在人群中欢快穿梭。伙伴们纯真无邪的笑容如春日绽放的繁花,洋溢着无尽的生机与活力。大人们围在一处,话题自然地转向对新年的憧憬与规划,他们眼神中,闪烁着坚定而充满希望的光芒。

如今,时代在变迁,曾经大大的篝火,如同火母,星星燎原般繁衍出无数小篝火,点燃在每家每户门前。这些小篝火,虽没有了往日集体篝火的盛大场面,却依然承载着故乡年俗的深厚底蕴,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它们像是一个个温暖的小太阳,照亮了每一个庭院。每一次火焰的跳跃,都仿佛在诉说着故乡的故事,那是岁月的沉淀,也是延续。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些家门口的小篝火,成为故乡年俗的独特符号,让人们在忙碌生活中,依然能够寻找到那份属于故乡的温暖与慰藉。

